

小说
风景线
Novelview

余国华◎著

中

No Blood 不流血的战争 War

不流血的战场，战争更加残酷；和平时期的战场，向人类极限的挑战，要有绝大的牺牲……你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你绝不能流泪，因为你——永不低头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ists

余国华◎著

No Blood

不流血的战争

中

War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流血的战争/余国华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小说风景线)

ISBN 7-80673-053-2

I. 不... II. 余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4365 号

丛 书 名: 小说风景线

书 名: 不流血的战争

著 者: 余国华

责任编辑: 李艳明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刘海啸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销售热线: 0311-7056031

传 真: 0311-7837506 0311-7815440

印 刷: 河北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104 千字

印 张: 45.62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53-2/I·030

定 价: 80.00 元(全三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二部

第二部

这部小说以描写日本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为主，作者通过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笔触，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青年，他的经历反映了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命运。作者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，同时也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。小说的语言简洁明快，情节引人入胜，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。

作者：[作者姓名] 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第二十三章

尚馨回到了江北区体委，方小祥并没有放过他，方小祥觉得时间过得飞快，大半年过了，好像什么政绩都没有做出来。方小祥觉得别人都看着他，看着他这个全国第一例招聘的区体委主任。方小祥要干事，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副主任尚馨的想法完全和方小祥相反，他觉得度日如年。其实，作为全国第一例招聘的区体委主任方小祥还真做了不少事，原来落后的江北区体委渐渐变了模样，方小祥人开始狂了，话也开始狂了，比方尚馨这样说：“我们区体委有三台车。”这话搁在方小祥口里就不一样，是“我有三台车”。狂归狂，方小祥还想突破，还要有惊人之举。

这天，方小祥召集人想惊人之

举，他道：“我这里有这大一片土地，就不能想个办法开发一下。”大家都不做声，体育是谁办的，是国家，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，靠的母亲喂奶。它和开酒吧不一样，开酒吧讲的是赢利，体育界讲着这样一个佳话，说一个刚当税收员的小家伙问老税收的：“这大个体育场，怎么不收税？”老税收道：“体育是做什么的，体育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为人民服务还收税，有这样的事吗。”体育就讲究这个举国体制，国家办。大家对方小祥这番话都不做声。方小祥一看冷场，依旧例拿尚馨开刀，“尚馨，你不能在这方面动动脑子吗。”尚馨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把这些荒芜的土地变成体育场馆，肯定是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，要是谁能引进资金，我愿意把这辈子都投入进去。”方小祥笑尚馨，道：“说的就是资金不能落实，要有资金，也轮不到你这个副主任。”尚馨点头，说“就是就是”。有一部分人笑，那几个感谢尚馨帮他们输送队员的教练抽烟不做声，会议就这样散了。

莫愁还在医院里，她病了，想休息，累了这么多年，很想休息，但谁带她的队员呢，特别是文秀。文秀每夜都和肖小到医院，莫愁关心文秀，问文秀训练如何。文秀说不错，肖小看了文秀一眼，不清楚文秀为什么这样说。莫愁说：“文秀，自己训练自己是很困难的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”文秀眼泪出来了，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了。莫愁说：“不要这样，世界上第一个运动员是自己训练自己。”肖小说：“文秀训练得都游不动了。”莫愁说：“文秀，什么事情都是逼成的，没有想法的人不可能存在，想当冠军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训练。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。”肖小说：“干指导的队员每天训练完了，大强度大密度，第二天照样训练。文秀不行，上一次强度，得好几天恢复。”莫愁点了点头。她很想出院。文秀不能没有自己。莫愁说：“你们先这样练着吧。我争取早一点出院。”

莫愁躺在病床上，病房里都是些重病人，即使看上去不那么重的，但病得的很怪。一个山区来的女孩子不知怎么样双腿不能动，文秀问她。小女孩说：“那天早上，妈妈跌了一跤，我想去拉妈妈，双脚就不能动了。”文秀很同情这个小女孩，说：“你很难过么。”小女孩说：“难过，我不难过，妈妈很难过。”肖小说：“妈妈难过，就是自己难过。”小女孩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，对面一个胖女人叫：“你们抽血像从水管里抽水，打针像在地里捉虫。”文秀和肖小向对面看，一个小护士无措地看着胖女人。莫愁说：“这位大姐，何必跟一个小孩子为难呢。”胖女人说：“反正针不是打在你身上，你乐得说风凉话。”莫愁说：“我每天也要打不少针呢。”胖女人说：“你不怕打针，我怕。”莫愁笑，说：“我还不是个人，也怕打针的。”胖女人说：“我老子原先是资本家，我没有受过罪的。”文秀说：“好像前几年资本家不是很吃得开的。”胖女人看着文秀。莫愁说：“有小病是福，不是受罪。打针也是福。不少人想找针打都不成呢。大姐有福。”胖女人高兴了，让小护士打针。文秀小声对肖小说：“这种人，才翻身几天，就不把人放在眼里了。”肖小说：“以后他们还会更神气的。”

队长到了病房，看到文秀和肖小在这里，说：“你们还不回去，训练不累人是不是。”文秀和肖小走了。队长说：“莫愁，怎么样，什么时候可以出院。”莫愁说：“我想明天就出院。”小护士说：“你想死明天就出院。”队长不说话。小护士得到莫愁的支援，对队长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想把她累死，这个样子是不能出院的。”队长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是运动队，不是工厂，工厂可以一天不出产品，我们不能一天不训练。”小护士说：“怎么不能。”队长说：“这事情跟你说不清楚。反正，队员离不开教练。”小护士说：“可以，你让她出院，反正医院是把抬着进来的人让他走

出去的地方。只是，下次，抬着进来，就不会走着出去了。”队长问莫愁：“有这么严重。”莫愁说：“哪有这么严重，那我不是快要死了。”队长笑。正说着话，一男一女两个医生进来了。

女医生走到莫愁跟前，说：“小姑娘，感觉还好吧。”莫愁说：“还好。”女医生说：“你父亲也是这个病，一般说，一个家里孩子里面，总要有一个人患上。你哥哥运气好一点，你运气不好。”莫愁说：“我运气很好的，我得了，哥哥就可以不得了。”男医生看了莫愁一眼，眼神里流露出明显的尊敬，过了一会儿，两个医生出了门。队长跟莫愁说了两句，出门找到了医生，女医生说：“你是莫愁的顶头上司，没有当好啊。”队长不吱声。女医生对男医生说：“你看他们，竟然让莫愁上高原。莫愁怀了孩子，又有心脏病，他们让莫愁让高原。不知道是怎么当上司的。”队长说：“莫愁怀了孩子。”女医生说：“我说你没有当好上司吧，你连这都不清楚。”队长说：“从前莫愁是我的学生，现在是我的同事，我是男的，不大清楚。”男医生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你的过错，莫愁这个情况，是不能上高原的。”队长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莫愁的事业心很强，把队员当成自己的妹妹，她要上高原，我们挡得住么。”男女医生说：“我们是看着莫愁长大的。”队长说：“是么。”男女医生说：“从前，莫书记的病是我们看，我们是莫书记的保健医生。”队长点了点头，又问医生，莫愁的病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。医生说：“主要的问题还是莫愁要小孩子，这个问题很麻烦，要是只是一个人，问题少了一半。”队长想了好一会儿，终究没有把话说出口，在运动队，教练在准备全运会这样的比赛时，把孩子做掉是很正常的事，不光是教练，有的已婚运动员，为了比赛，也不要孩子。

女医生说：“莫愁检查出来怀了孩子时，她先说不要孩子，我还在对她说，你也大了，再过几年，怀孩子更不容易，她一定

要做掉孩子，可是后来，她坚决要这个孩子。”队长和男医生说：“那是为什么呢。”女医生说：“莫愁知道自己心脏不好，这个孩子不要，以后再也要不成了。”队长点了点头。这是人之常情，莫愁也是人，何况她是一个女人，她想成为一个母亲，这是正常的。队长定了下来，莫愁的队员，主要是文秀，交给干仲，这样，既不会影响莫愁治病，干仲还可能带好文秀。队长谢过医生，出了办公室。

莫愁没有想到会这样，队长会把文秀交给干仲，但自己躺在病床上，这也是事实。莫愁心里隐隐约约不愉快，但她提醒自己，干仲是自己同学，是一个好教练，他会带好文秀的。队长出病房门时，说：“我还没有跟干仲说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。”莫愁说：“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呢，我先跟文秀谈一下，文秀的个性你也清楚，别把好事做成了坏事。”队长说：“这样也好，我们分头进行，你跟文秀说，我跟干仲说。”莫愁点了点头。队长走了，莫愁脑子里成了空白。过了好一会，莫愁说：“尚馨，你死到哪里去了。”

对于把文秀交给干仲的训练的事，莫愁是异常难过的，她觉得这是被迫的。莫愁心里在做斗争，如果不要孩子，可以早一点出院，可以带文秀，可以继续自己的教练生活；如果要这个孩子，文秀只能跟别人训练，自己必定还要住上一阵医院，生了孩子以后，自己的教练生涯至少要停几个月，最重要的是，文秀那时已经比赛过全国运动会了，莫愁非常想尚馨来，跟尚馨说一下，要尚馨跟妻子拿个主意。但是，这一夜，在莫愁最需要尚馨时，尚馨没有来，他到了江小怜那里，在那里过的夜，尽管在这前几夜，尚馨每天都来医院陪莫愁。而且，这一夜，是莫愁要尚馨不要来的。

二

这一夜，尚馨和江小怜谈了一夜的莫愁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，竟然还是江小怜先说出来的。江小怜问尚馨莫愁怎么样。尚馨看了江小怜一眼，很是不明白。江小怜又说：“应该好些了吧。”尚馨点头。江小怜说：“莫愁这病生得不是时候。”尚馨再次点头。

窗外的秋风吹过，树叶还在树上挣扎，不愿意离开枝头。江小怜问尚馨冷不冷。尚馨知道江小怜的爱好，喜欢在秋夜里把窗开着，听漫天的秋风。尚馨分析，这是江小怜个性中男性成分在起作用，江小怜不喜欢女人们一到天寒，就躲在小房里，读些浪漫的书，想着北风之中，会有白马王子来到身边。江小怜不这样，她直接进入秋风之中，她要白马王子来。她不想，她只做。但是，这一夜，江小怜是个女人，并不是她和尚馨做爱，而是她在谈论另外一个女人，她所谈的，让尚馨觉得她是一个女人，而且，是一个关心莫愁的女人。江小怜说：“莫愁要是不出院，文秀就有可能跟别的教练训练，因为时间不等待莫愁；莫愁要是出院，能这么快治好她的病么，虽说医生从前为莫振国看过病，唯一的可能……”

江小怜看了尚馨一眼，等待尚馨接话。尚馨果然上当，说：“唯一的可能。”江小怜没有说，倒把话题转移了，问尚馨在区体委混得怎么样。尚馨说：“能怎么样呢，宁做鸡头，不做牛尾。”江小怜说：“慢慢来，我也是快到四十才找到爱情的。”尚馨笑，他不否认这一点，自己和江小怜是爱情。秋风吹进屋里，把窗帘吹起，尚馨说：“秋风不识趣。”江小怜说：“识趣得很，我就是要别人看见我屋里有个少年。”尚馨说：“不怕羞。”江小怜说：

“我有什么羞的，要羞是看的人，我没有羞的。不知道你羞不羞。”尚馨说：“我更不羞，我只恨，相见恨晚。”江小怜说：“相见早了又怎么样呢。”尚馨说：“相见早了，我怎么会放过你呢。”江小怜说：“你是不会放过，我看你是不舍得。”尚馨不吱声了。江小怜不再说话，情人之间，到此打住了，谈不下去了。再谈下去，就超越情人的关系了，那是婚嫁的事，自然不是情人的话题。

树叶落了很多下来，在落地的一刹那，又被风刮起，吹在空中，飘飘洒洒，有的跑进了房。尚馨说：“要关窗么。”江小怜说：“你是这屋里的男人，由你做主。”尚馨起身关窗，月光皎洁，只是清冷，尚馨不由得想莫愁了，想她一个人在病房里，要是睡不着，该怎么好；文秀训练的事够莫愁操心的，真不知道她是否能入睡；尚馨觉得良心不安，只好这样想，莫愁平时倒在床上就可以睡的，应该入睡了吧。江小怜在身后叫：“尚馨，是不是想莫愁了。”尚馨吓了一跳，江小怜是个精灵，自己的心思她都知道，转身向床边移动。江小怜说：“你要是想，我陪你去看她。”尚馨说：“她也许早就睡了。”江小怜说：“不可能，这个时候，她能睡着，她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教练。莫愁是一个很优秀的教练。”尚馨点头。江小怜看着尚馨，尚馨呆立了好一会，选择了上床，把江小怜抱在怀里。江小怜说：“你不会良心不安吧。”尚馨心里说：“这女人怎么这么狠，你害怕什么，她来什么。”江小怜说：“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你难道没有感觉。”尚馨点了点头，同时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在江小怜面前，身体和思想都要赤裸裸。

夜更深了，秋意更浓，所谓秋意，无非是在更深露浓时，由个人体会，在艳阳天体会秋意不是开玩笑。这对男女终于关了窗，因为他们要做男女之事，他们还没有大胆到百无顾忌，他们

终究是有身份的人，但是，男欢女爱的过程中，两人第一次出现不和谐，男人竟不能举。女人冷笑，说：“心里想着老婆，又把别的女人压在身下，就是这个结果。”男人负疚地笑。女人一定要做成这件事，把这事看成超越男女身体的事，认定是精神的不和谐，造成身体的不和谐。这对男女，女人是主动的，男人是被动；女人是首犯，男人是胁从。尚馨说：“也许我不应该来。”江小怜说：“上了船，只好向前，没有退路的。”尚馨只得再上江小怜的身体做成的船，但无法前进。江小怜说：“你这是一个水手么。”尚馨无言。江小怜说：“船老大，下来。”尚馨很听话，把船长的位置让给江小怜。江小怜带着尚馨向山高林密的地方去，所谓风景，自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，尚馨害怕这险峰。江小怜没有办法，只得泊船。向里睡了。

尚馨终究是睡不着，看这身边的江小怜，想在医院的莫愁，这两人多么的不同啊，从体形到思想，都不同，唯一相同的她们是女人。尚馨觉得自己爱莫愁还是多一些，至少，莫愁没有逼过自己做什么，自己所要做的，都是自己做主，但江小怜就不一样了，她不但地逼着自己做这做那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自己愿意做的，江小怜也帮了自己不少。如果，没有什么事业心，在莫愁身边，必定是快乐的人生；但是，自己不愿意这样，自己愿意努力，自己梦想做更大的官。在莫愁身边会被温情所困，莫愁是一个海港，可以泊船，可以在海港里躲避风浪，可以让游子尽情睡一觉；但江小怜是一个河流，她推着你向前进，前面是山，河流不管，她只知道向前；前面是岭，河流也不管，河流的目的就是向前，河流不光是推动船向前，她还为船开道。尚馨现在觉得自己就是条船，在海港和河流之间飘泊，有时候想泊下，有时候想扬帆。在这个秋夜里，尚馨拿不定，到底要出发，还是要抛锚。

东方可能要天亮了，楼下传来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，江小怜

醒了，推了推尚馨，尚馨一夜没有入睡，但他不愿意让江小怜看出来，也打了个呵欠。江小怜问楼下是什么声音。尚馨说：“沙沙，扫地的声音。”江小怜说：“听得像很多树叶落地。”过了一会，江小怜说：“和谐。比我们都要和谐。”尚馨不明白，江小怜说：“我说沙沙的声音和秋天很和谐。比我们在床上都要和谐。”尚馨不做声，这是自己第一次不能满足江小怜，自己心里有事。江小怜说：“我一夜没有睡。”尚馨笑了起来，自己一夜没有睡，如果江小怜一夜没有睡，那自己这一夜干什么去了呢。江小怜说：“我想了一夜，不如我们散了。”“散了。”尚馨很是吃惊。江小怜说：“我没有要求你只爱我一个人，但是，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另外一个女人始终占据了你的心，你不能把你的心空出一点给我，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。”尚馨说：“对不起，莫愁住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江小怜说：“莫愁现在住院，将来会有孩子，将来你尚馨的心里更没有我江小怜的地方，不如，我们现在散伙。”

尚馨无话可说，江小怜说：“我说的是事实，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，在孩子没有出世之前，男人在妻子和情人眼里，可以充做那个没有出世的孩子，孩子出世以后，男人就不一样了，妻子可以和孩子生活，男人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，不但这样，他还要为妻子和孩子操心。现在，有两个女人疼他，我和莫愁，我们这两个女人没有孩子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你尚馨是这两个女人的孩子，这两个女人都可以为你牺牲，牺牲名，牺牲利，牺牲女人的很多，但有了孩子，情形就不一样了，女人得为自己的孩子考虑。因为只有妇女才能生育。”尚馨点头。江小怜又说：“也许我们应该做纪念性的做爱了，这样的怜悯我也许不会再有。天知道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你。”江小怜不说话了，现在，尚馨相信，江小怜一夜没有睡觉的事，也许她躺在那里一

动不动地想了一夜的心思。

尚馨说：“我不愿意离开你。”江小怜说：“傻孩子。”尚馨说：“如果你要逼我走，我没有办法。”江小怜说：“我只是跟你讲道理。”尚馨说：“爱情是没有道理的。”江小怜大笑，说：“尚馨，如果我不帮助你，我们之间有爱情么。”尚馨说：“我不清楚。”江小怜点头。尚馨看见江小怜眼里掠过一丝肯定的神情。尚馨知道这个回答是对的，是投合心意的，因为江小怜人实在是很聪明，对付这种人只能以诚实取胜。江小怜不再说话，她不再靠着，躺下，要尚馨也躺下。尚馨冲动了，这一次爱是昏天黑地的。尚馨对前面要走的道路不清楚，是投石问路，尚馨尽了很大的能力，但没有拂走莫愁躺在病床上的身影，尚馨力控自己不要叫出莫愁的名字来，尚馨幻想在自己身体下面的娇小的身体是高大丰满的，尽管这个幻想很困难，但尚馨做到了。江小怜沉浸在兴奋的高潮中，但她没有丢掉理智，她利用了这个高潮。江小怜问尚馨：“馨，你是在和谁做爱。”尚馨大汗淋漓，他在到达幸福的山顶，自莫愁怀了孩子以后，因为莫愁对这个孩子看得极重，尚馨没有和莫愁做过爱，在和江小怜的做爱过程中，他也从来没有幻想过这是和莫愁在做爱，因为江小怜的配合是一流的，只是这一瞬，江小怜逼他，尚馨才通过这个办法调动自己的体力。但是，江小怜实在是过于精明，在东方太阳将要喷薄而出时，尚馨不支了，在江小怜火热的身体和火热的眼神的双重压迫下，尚馨招了，承认自己思想走神。

江小怜起了身，进了卫生间。尚馨在后悔，以为自己不应该说是幻想在和莫愁做爱。江小怜很长时间没有出来，尚馨只好离开了房间，门外好大的北风，这个时候，医院的医生开始查房了。

三

莫愁的心绪非常不好，她想了一夜，还是觉得文秀跟干仲训练不合适。这已经没有个人成分了，是从技术的角度考虑的。莫愁觉得文秀训练的路子和干仲的完全不一样，体育训练和走路一样，一旦迷路，不但到不了目的地，可能会背道而驰。

医生问莫愁感觉怎么样。莫愁说：“医生，我可以走动么。”医生说：“有谁禁止你走动么。”莫愁定了下来，等医生一走，自己就到队里去，和队长好好谈一下，文秀跟干仲训练的事，还要放一放。医生这天来时，跟了好多学生，医生跟学生讲着，莫愁第一次对这个医生烦起来。好不容易等医生走了，莫愁刚要起床，护士又来了，又是点滴，莫愁算是烦透了。点滴到一半时，尚馨跑了进来，莫愁高兴坏了，远远看着尚馨笑。尚馨刚要进门，一个老太太跟了进来，把尚馨推了回去。莫愁叹了口气，数点滴。也只有莫愁，她很耐心地数完了四千八百滴，点滴完了，护士给莫愁拔了针头，莫愁离开了医院。

已经是秋天了，稍稍有些冷，但冷得人非常舒服，不用加额外的衣，但是，室内游泳池就不一样了，热，一个是气温热，另一个是心热，毕竟全运会就要来了，游泳池的姑娘要不是为了参加比赛，而是为了减肥，那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可惜，她们是为了提高运动成绩，从一定的程度说，她们代表人类在向极限冲击。莫愁进来只有一会儿，觉得自己病全好了，甚至想跳到水里游一游，好不容易才把这种想法压抑。队长过来了，说：“莫愁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”莫愁说：“走出来的。要是跑出来，就可以带训练了。”队长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放心文秀的事。”莫愁点头。队长说：“到外边谈。”游泳池外，空气清新，人精神为之一振。队长

说：“文秀的事，我也想了好长时间，从你身边带走，你必定难过。这一点，我理解。当年，我送你到国家队时，也是这个心情，跟挖我的肉一样。”莫愁说：“这一关，我已经过了，我不是心疼我以后不带文秀，文秀我已经把她送到国家队去了一回；干仲，我也很尊敬他，他训练有他的东西，只是文秀可能不适合干仲。”队长想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也是个问题，干仲的训练和你的完全不一样。”莫愁来了兴趣，说：“连你都看出来。”队长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你当年还是我训练出来的呢。”莫愁拉着队长说：“说真的，说起我和干仲的不同，我还真不知道呢。”队长说：“你呢，以节奏和技术取胜，干仲是以力量和大运动量取胜。是不同，但是现在文秀没有人带，只好交给干仲。”莫愁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，你先等一下，也许我能想出更好的办法。”队长清楚莫愁，她办事很稳重，在没有八九分把握之前，莫愁是不会说的。

莫愁离开了队长，回到了家，家里面冷冷清清，烟熄火了，莫愁打开冰箱，里面没有贮存什么吃的东西。莫愁眼泪都流了出来，想尚馨完全不管他的身体，就这样混。自己是一个女人，更是一个妻子，完全没有管老公。莫愁不愉快了好一阵，打了电话。电话是打给林瑛的。林瑛正好在家，问道：“大洋马，你好了么，我给你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一次都没有人接。”莫愁觉得怪，尚馨不在家么，但莫愁这一点好，她不说出疑问，只是说：“尚馨在医院陪我，家里面没有人。”林瑛笑，问莫愁什么事。莫愁把文秀的事说了。林瑛说：“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可以把文秀调到国家队来，只是国家队刚解散，队员都回省队准备全运会了，而且，上海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做临时教练，我的队员上海的居多。我也答应了。”莫愁想了想，要文秀到上海去训练，林瑛带文秀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只是很麻烦，可能上海那边并不是很高兴。林瑛说：“大洋马，你觉得呢。文秀跟我训练方